

少年史地叢書

克什米爾一瞥



831A
27

非用
亞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少年史地叢書

克什米爾一瞥

祖德
錦華
英司
譯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少年史地叢書
克什米爾一瞥

此書有作者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布魯司

譯述者 陳錦英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寶山路五〇一號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Young Men's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eries
PEEPS AT MANY LANDS: KASHMI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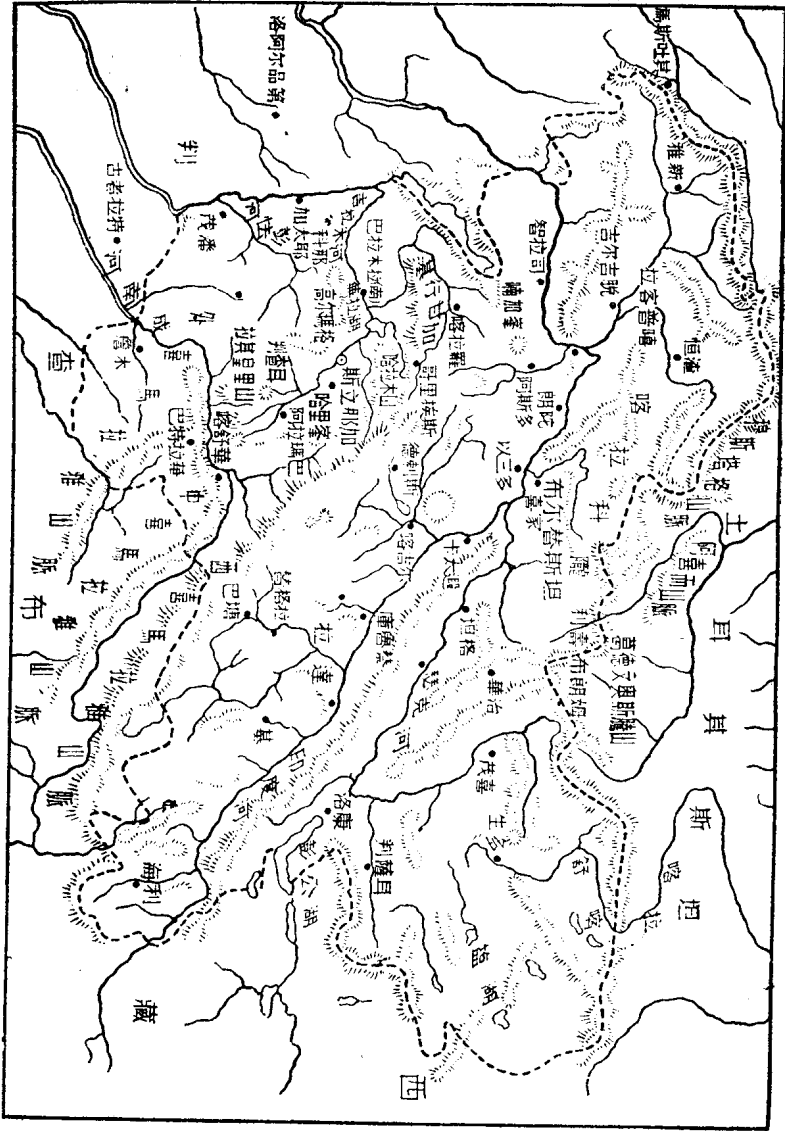
BY C. G. BRUCE
TRANSLATED BY CHEN CHIN YIN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Sept., 1931

Price: \$0.4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克什米爾略圖



克什米爾一瞥目次

第一章	到克什米爾去……………	一
第二章	克什米爾古代的歷史……………	一二
第三章	克什米爾的古廟……………	二二
第四章	現代的克什米爾和他的人民……………	三三
第五章	太陽城和他的工業……………	四九
第六章	克什米爾的山和邊界……………	六二
第七章	克什米爾的山路……………	七三
第八章	河及河上生活……………	八一
第九章	湖與水上花園……………	九二
第十章	克什米爾的山谷……………	一〇〇

第十一章	果樹和叢林——動物和植物誌·····	一〇八
第十二章	克什米爾的宿營生活·····	一一八

克什米爾一瞥

第一章 到克什米爾(Kashmir)去

現代能够環遊東西各國的遊客很多，甚至南極 (South Pole) 和北極 (North Pole)，也有遊人蹤影。可是，仍有大多數的人，因為種種原因，不獨不能環遊世界，連渡過英法海峽 (Channel)，都沒有機會的可能。那末，便有些借着職務或有機會去閒遊的人，就用文字或圖畫或攝影，將遊歷所得的興趣，描寫出來，給那些未到過國外的人們，領略些外國風光了。

在那些古老的神怪故事中，誰人不記得人們踏上飛毯，心裏想到什麼地方，便到什麼地方裏去。幾分鐘內，便把牠的主人，駕到數千里的外呢！神怪故事，總是不離寓意，而那飛毯代表一個很深的想像，因為我們的心目中，能

夠把我們所未到過的地方，用意像去推想。我們的眼睛，倘經訓練，也是很精細；因為有真確的景像給他們看過。所以我請你踏上飛毯，和我一同到克什米爾去罷。

但凡曾受過教育的人，都很熟識克什米爾這個名字。所以不必說出到印度的北部去，別人都明白的了。

乘着飛毯遊行，卻有種種的利益：不會受着舟車中的辛苦，和道路的跋涉，和路旁小客店的惡劣食品，仍然和在家裏一般的安適。

我對於在空中遊行的快樂，永遠不會忘記，因為那裏不會發生什麼危險，又可以由上俯瞰克什米爾的首都斯立那伽（Srinagar）全景。但我的意思，以為乘輪船去遊歷，總比較詳細一些。倘若我們乘船去，便在孟買（Bombay）登岸，再過了兩日兩夜火車的路程，就到洛阿爾品第（Rawalpindi）。這裏是一個車站，正在般遮布（Punjab）的西北。我們在那裏下了火車，就把行李

收拾，乘着一輛「頓加」(Tonga) 要走四十里的路程，纔到繆耳 (Murree)。繆耳是一個比海面高出七千尺的山站。

「頓加」是什麼東西呢？原來就是一輛粗陋的雙輪車子。車子的上面用一塊彎曲的車蓬遮蓋。每一輛車，可以背對背的坐着四個人，駕車的人也在內。若是土人雇車，那又可以多載一些；我曾看過一家八口共坐在一輛車子裏。那馬兒很像不願意的模樣，反喜歡拉外國人呢。「頓加」是用兩隻不倫不類的馬兒來拉，和一個馬夫來駕駛；又有一塊鋼板，發出鏘鏘的響聲，表示車子的前進。每走了五里遠的路程，便換過兩隻馬兒。那末，馬夫便在什麼地方都可以找尋他棲止的所在了。那駕駛人身穿一襲古老的衣裳，口吹着角兒，發出幽沉的聲音，警告那些阻礙前進的牛車或別的東西。

我們的鋪蓋，是旅行東方不可少的東西。此外還有些少箱子，和些筐籃，都把繩子緊緊在車子裏。我們一路經過風塵，纔來到繆耳。就在那裏高山上

面，深深吸了新鮮的空氣。我們經過了乘火車的疲倦，和坐馬車的炎熱，得着這些清潔的空氣，是多麼的舒服呢！隨後還有一輛「衣加」（*alka*）緩緩而來。裏面坐着一個僕人，和一個印度的苦力，照料我們笨重的行李同來的。「衣加」又是什麼東西呢？「衣加」也是一輛雙輪的車子，不過是用木架利用繩結網做成的。此外還有一塊破爛紅色的簾子。這簾子，不是爲保護我們的行李，是預備給印度的婦人乘車時，不要給人看見的。

這種車子，最堪令人觸目的，便是破舊；沒有一輛新的或舊一些的。倘若我們乘一輛「頓加」，向畢伽的利（*Piccadilly*）前進，而後面又有一輛「衣加」隨後跟來，那不是多麼快意的事呢！料想不一會兒，便有一大堆人團團圍着來看我們呢。

我們在繆耳，不過住宿一晚，此外還要走一百五十里「頓加」路程，纔到克什米爾。這一條新的路程，和從前蒙古帝由特里（*Delhi*）去克什米爾

是兩樣的。當繆耳這條路未開闢以前，由般遮布到克什米爾，有兩條道路。而兩條道路，都是經過那些風景幽美的鄉村，松林，和花香的草場。由那些高的通道望去，還可看見山上的雪景呢。

拜盤古山脈 (Pir Panjal) 的風景，爲最美好。沿路隨處都見有頽廢的古塔。牠們也是保護遊客，以免發生意外，或是結隊行商停駐的地方，也是從前特里帝王的別墅。他們旅行乘馬或乘輿，隨着一大隊從人，和旅行的市場，糧食的貨攤。而所需的時候，比我們三天前，半夜經過特里還較爲長。

克什米爾，有很奇異的景緻：高入雲霄的雪景，低深的河流，洶湧的小川，平靜的湖澤，稠密的森林，和濃厚的花果。然而烈日之光芒，反射在白雲石上，或紅沙石上，和塵沙的飛揚，雖距離很遠，仍像磁針的刺目，令人很不適意。許多世紀以前，克什米爾已有這般多大的吸引力，引誘外方的遊客，我們不是爲此而來的麼？預料將來到這裏遊歷的人，還要更多的呢。

舊路中，有一條是由詹木 (Jammu) 城——即現在克什米爾馬哈刺查 (Maharajah) 冬天的首府——經過賓尼哈 (Banihal Pass) 關，而到斯立那加 (Srinagar) 的。這條路有九千尺高；要到三月之時，纔可通行，因為冬天的時候，積雪的原故。又有一條路，是由印度的平原高刺脫 (Gujerat) 城起程，經過辟般伽爾 (Pir Panjal Pass) 關；那裏大約一萬一千尺高。現在到克什米爾的遊人，向那一條路走的都有，然而我們是採最普通的一條。這條路是彎彎曲曲的，直到了哥哈拉 (Kohala) 纔止呢。當我們將入克什米爾境內，經過一渡橋，我們要給一個盧布做過橋錢。在這裏，「衣加」也用不着了。

我們第二次休歇的地方，便在多米爾 (Domel)。我們在那裏歇宿一夜。那裏有兩條河：一名吉魯木 (Jhelum) 河；一名吉先幹加 (Kishenganga) 河。兩條河平行的流着，有一小部分很像梭恩 (Saône) 河和羅內 (Rhône) 河的呢。你們要辨別這兩條河，是很容易的。因為吉魯木河由克什米爾山谷沿

途挾淤積而下，故此河水帶櫻色而多泥。至於吉先幹加河是由高山雪景流下，故此河水帶淺青色而冷的。

一六六五年，有一個法國的遊人，名喚本內（Bernier），曾遊過克什米爾。他記載他的遊行，由那很熱的平原起點，一直上去，至那澳化尼（Auvergne）山，上得漸高，天氣和植物亦隨之而異。

倘是在暮春四月的時候，從般遮布起程向克什米爾的地方去，最初便看見田裏的麥已經成熟。走遠一些，則所見田裏的麥，不過成穗。上高一些，便見那些葉塊，正在萌芽；樹木亦正在發葉。再上高一些，田場俱已荒蕪，祇見一塊塊的雪，鋪在地面。

介乎多米爾（Domel）和卓高泰（Chatoti）兩地的景緻，以廣闊和雄壯勝。他們中隔一狹小的河流，用一繩橋相連。這般小的東西，能載受人們的重量，那是很難相信。那橋的構造，是把幾股的繩和樹枝相纏，像梯子般的，懸掛

在河的兩岸。那些土人對於渡過這般的橋，絕不會慮及有什麼危險；但是膽小的人看見，就會恐慌起來。

卓高泰旅舍 (Chakoti dak bungalow) 是建在山的旁邊，這裏前臨美景的山谷。這間印度式的旅舍，和我們鄉村的小旅舍，完全不同。但是，在這裏的地方，有這樣的旅舍居住，亦心滿意足了。這裏有四個樸素的房間，滿堆塵埃。牀鋪雖有，但被鋪是由旅客自備的。到了旅舍的時候，便喚了甘沙馬 (Gansamah)——管店的人——來，他就打開一張菜單問道：『先生要吃什麼東西呢？』那些食品，自然不是很豐足的，不過一碗清湯，一盆老雞，一盆鱗魚，一盆炒蛋，一盆布丁，和自己籃裏帶來預備的一些東西，就算吃完一頓。因為經過「頓加」的疲勞，而飢不擇食了。預料克什米爾便在目前，到了克什米爾，我們就可以自備一廚子來烹調我們的食物了。

到烏利 (Uth) 那條路，是彎彎曲曲，沿着斜坡而行。因為那條路是從崎

嶮的山旁開闢得來。到了雨水的季候，行人常常滑跌，而那條路也有好幾天不能行走的。照例，凡由繆耳到克什米爾，須在中途住宿兩晚，第三天，纔經過拉木普爾（Rampur）。那裏有礦石的山崖，而山崖上生着很好的檜樹。再前進一些，經過一間頹廢的印度古廟，那是西紀元前一百年建築的。

現在我們的「頓加」，沿着一條很幽美的河邊行走。路旁滿植樹木，頓加在綠陰深處的下面走過。岸邊的楊柳婆娑下垂，和以水聲潺潺，急流向山石相撞，水花四濺，活像一幅絕妙圖畫。

沿途又看見許多胡桃樹，栗子樹，和各種的杉樹。那些如畫的小木屋，他的三角式的屋頂，是用茅草或木造的，和我們在平原所看見那平頂泥造木屋相比，文明得多呢。

最後，我們來到巴拉謨拉（Baramulla）了。那是克什米爾本部最大的村落。那裏的河岸，生着很好的楓楊樹，又有一座粗木橋，駕在河上，以便行人

通過城市。廟宇的圓頂，和背後的山景，不像英國式，又不像荷蘭式，簡直像白楊蔭路。那裏的房子，很像一所荒頹瑞士式的別墅。室內塵埃滿積，污穢不堪。印度有一句成語：『見一天，修補一天，明日留待明日，』是他們極端遵守的。那裏密佈小船和房船，等候租賃。「多加士」(doongas) 便是一種蓆蓬的平底艇，也是備遊客遊覽之用。

那裏有哈拉謨峯 (Mount Harmuk) 的美景，他有一萬六千尺的高度，還有辟般伽爾 (Pir Panjal) 和迦芝那 (Kaji-Nag) 山脈做了他的背景。我們在河上小旅舍休息一會兒之後，便再起程。由巴拉謨拉 (Baramulla) 到斯立那伽 (Srinagar) 的路，兩旁植了白楊樹。那些白楊樹，是蒙古帝耶罕吉 (Jehangir) 的妻子努爾馬哈 (Nur Mahal) 所種。牠們的美麗，終年不變，春天的時候，他們的嫩葉，閃着淺綠和銀色；過了夏天的蒼翠，直至秋天，雖轉黃金色，而牠的背面，仍然不變他的銀色；甚至冬天的時候，牠仍像窗門

上裝飾的花一般的，成林蔭的路。牠們幼小的樹枝，穿過風景之中，好像使人注目他的美態和顏色。

好了，我們來到斯立那伽了！所走的路程，算來大約已有二十多里，這時你會覺得很飢餓，須要休息一會兒和吃一頓東西呵！